

東北文藝叢書

在新事物的面前

(五幕話劇)

杜印、劉相如、胡零

編劇

新華書店 東北總分店發行

一個重要的有思想性的主題

看了『在新事物的面前』的演出以後

張 沛

(一)

『在新事物的面前』這個大型的四幕劇，反映了我們黨與東北人民，兩年以來在建設事業道路上所接觸到的重要問題，反映了我們實際鬥爭與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但是最本質的課題，這就是我們採取何種態度學會管理近代複雜的工業，並遵照黨的政策，穩步的但是不妥協的解決那些橫在我們面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使我們的事業不停的日新月異的走向前去。

因此，我們說『在新事物的面前』所選擇的主題，是一個重要的有思想性的主題。

我們的文藝——人民文藝，它時刻地把人民與國家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它選擇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事物，通過文藝特有的形象技能，經常的大量的表現積極、前進的人物與蓬勃的向上精神，對於那些消極的、落後的現象，在我們的作品中也給予恰當的打擊，目的在促進新事物更能順利的

茁壯生長。『在新事物的面前』就是採取了這樣的創造方法，主要的構造、刻劃正面人物，因此它符合於現實情況，是真實的，更具有說服力，從藝術上說，也是基本成功的。

全東北解放以後，我們經歷了一個巨大轉變。建設，成爲我們實際鬥爭中的一個重點。反映這個轉變，推動這個轉變，就成爲文藝工作的首要任務。我們實際這樣做了，而且做得有成績的，但是和我們建設的速度與生活實踐相比較，還顯得不够。幾年以來我們事業的進展，人民羣衆的覺悟，豐富而生動，也正如日丹諾夫同志所說：『每一天每一天都在高昇』，但我們的文藝活動，總常常覺得不易趕上。但應該說，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是在極力的向前趕，單是戲劇這門藝術，在去年和今年我們已經看到像『砲彈是怎樣造成的』、『堤』以及其他的演出，均是聯繫實際表現我們當前鬥爭中新生活的前景，新人物的品質，鼓舞了前進的信心。最近又看到『在新事物的面前』這齣正確反映了黨的政策比較有思想性有真實人物的戲劇，說明我們一天比一天走得快了。

(二)

俄國革命民主派的著名作家杜布洛柳波夫曾經這樣說：『不是生活按着文學的標準前進，而是文學適應生活方向而改變』，『在新事物的面前』這部戲的思想內容，就是表現了我們從解放戰爭、土地改革到經濟建設，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這個實際生活的巨大轉變過程中，我們在工業問題上所碰到的新事物，就是我們的黨、幹部如何使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來掌握工業管理工業。

在新事物的面前，強烈的向我們反映，提出工業建設在一定時期中某些具有重要性的問題，並按照政策恰當的解決它。自然它並沒有說明我們工業建設中過去和現在的全部問題，這是不可能這樣要求的。現在我們按照該劇全部劇情的發展，人物的構造來看一看這部戲中所反映的幾個主要思想。

首先是：我們必須學會管理工業與怎樣學會管理工業。

劇中的主人翁薛志剛，一個印刷工人出身久經鍛鍊具有優秀品質的共產黨員，當東北解放戰爭剛剛結束，南滿工業區正在初步恢復階段，他進入了一個規模龐大頭緒萬端的鋼鐵公司做經理。薛志剛是我們黨成千成萬這樣忠誠可靠的骨幹的代表，他們積極英勇、頑強和敵人作過長期鬥爭，但是他們不懂或者很少懂得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這個近代的巨物。然而薛志剛在生疏的新事物前面，沒有採取怯懦的想法，也沒有採取盲目的聽之任之的態度，他採取了唯一正確的態度：學習，頑強的學習。他在到工作崗位以前，就開始閱讀工業方面的書籍，工作以後，他深入現場，瞭解生產情況，熟悉生產過程，他依靠工人羣衆，同時他尊重技術與技術人員，並刻苦學習技術理論，早晚均請工程師來給自已上課。他善於抓住生產中的主要環節（如四號煉焦爐能否修復，關係着整個生產計劃的成敗），並毫不妥協的解決它。他與舊的落後的不信任羣衆的思想作嚴重鬥爭（如副經理高泉與工程師顧成林認為四號煉焦爐一定不能修復，煉焦爐每次產鐵絕不會超過三百噸）。但他不操之過急，他團結積極的前進的力量，並親身參加到生產中去，自己試驗煉焦，用事實來打破消極思

想，改變落後的觀點，並率領他們一齊前進，取得生產中創紀錄的勝利。這是表現我們在工業戰綫上，頑強征服我們所不熟悉事物的一部喜劇。

像薛志剛這樣的幹部，在國家工業各個部門中均是存在的，是我們工業建設中的寶貴資本，但並不是所有幹部都已具備了像薛志剛似的頑強學習貫徹政策的優良作風。在這個劇中把薛志剛這類積極人物放在最主要的位置是完全正確的。一般說人物刻劃也是比較自然真實的。

『在新事物的面前』向我們揭示的問題，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這是我們企業領導內部情況上過去與現在仍然存在的問題。

我們的黨，二十多年來經過長期的革命戰爭，經過土地改革，在這些方面我們大體上是熟悉的、會做的，但在經濟建設特別是近代工業上，應當承認是外行，這是由於我們長期處於戰爭與農村環境的簡單經濟生活中。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分子就等待着這一着：『你們不會管理城市與工業，因此你們一定要垮台！』可惜，他們不懂得一條：共產黨人是特種式樣的人，是沒有什麼不能學會的人。事實上，東北開始全面的經濟建設僅僅二年，已經出現了一副嶄新局面，像第三鋼鐵公司這樣的企業與薛志剛這樣的人物已經不斷的湧現。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還沒有完全學會，或者說離學會還遠得很。

毛主席早在七年以前即一九四三年就向我們昭示：『如果我們樣樣能幹，惟獨對於經濟無能，

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毛主席又說：『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現在我們正在實踐毛主席的遠大指示，『在新事物的面前』就是表現了我們已有的初步學習成果，這個戲的主題就抓住了我們當前建設工作幹部思想中的中心環節。

其次我想談到從這個劇的內容與演出中相當着重描寫的對新鮮事物的敏感與工作中的預見性，對我們每一個領導幹部的嚴重意義。

在我們工業建設的進程中，曾經有過這種情況，即把偽滿的生產效能標準，作為人民企業生產的最高標準，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偽滿標準』是建築在剝削、壓迫制度的社會基礎上，根本不可能出現人在勞動中創造性的活力。承認『偽滿標準』就等於說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工人羣衆與在反動派統治下比較沒有若何改變。這是一個思想鬭爭，這個鬭爭在實際工作中已獲得了基本解決。『在新事物的面前』同樣反映並以形象的特點集中表現了這個思想。

在我們工作中對新鮮事物失去感覺沒有預見性，是和不信任羣衆的創造力，與經驗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聯結在一起的。第三鋼鐵公司的副經理高泉也是一個經過長期鬭爭對黨忠誠的革命者，但在新事物面前表現停滯了，他不去鑽研發現生產中的實際問題，終日忙碌於公文函電中，但對於如

何提高生產計劃卻沒有興趣。他只有抽象的人民與國家觀念，而沒有具體的羣衆觀點。他滿足於自己的狹隘經驗，對一切新的倡議表示淡淡。這樣，他非常辛苦勞累，但他喪失了對新事物的感覺，喪失了預見性，而盲目的信任了那個『在科學上落後了十幾年』的工程師顧成林的保守觀點。直到羣衆創造力的巨大成果現實地擺在他面前時，他才醒過來，承認了錯誤，並成爲一個積極的工作者。和高泉對比的是經理薛志剛，始終保持着他的政治敏感與遠見，他信任羣衆尊重科學，但他不是盲目的，他根據種種分析斷定四號煉焦爐開初煉焦失敗的關鍵是在煤質上，解決了煉焦問題後，他立即肯定由於羣衆的覺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今後的重點應當放在礦石的生產上，否則將造成生產中新的困難。這樣他不只向前多看了一步，而且多看了兩步，正確的預見了未來，他就充分的掌握了主動。

劇作者在這個深邃而又實際的思想，曾花費了不少思考，在演出中間，主要人物的個性上也鮮明的表達了這一點。斯大林同志說過：『要領導就要有預見』、『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每個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我們工作中的無數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遠大真理；但並不是所有做領導工作的同志都熟讀了這項藝術。這裏再引用本年初真理報一篇社論中所提到的話，對我們是有益處的：『黨經常注視着將來，完全支持新的、先進的、進步的事物，對墮性、停滯和落後的東西，進行堅決的鬥爭。……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藝術，首先在於預見那些可能阻撓或妨礙發展的各種困難與阻礙，以

避免困難並保證前進。……盲目地和沒有前景進行工作，將落在現實生活的後面，並使事業失敗。」

最後想談到在這部戲裏會反映了我們經濟建設中一個重大的政策問題，即是如何對待技術與團結技術人員。

劇中對兩個技術人員的刻劃與安排均很真實確切，概括了東北技術人員內部情況的特徵，特別是顧成林在演出中異常逼真。兩個技術人員，一個是三十年來均在該廠工作但技術上守舊的工程師顧成林，一個是從歐洲回來有朝氣有事業心的青年工程師趙炳然。由於長期生活在舊社會中，他們中間有派別之見不夠團結，但總的說來他們都在為人民做事，都是正直的人。那麼問題就在於領導上如何對待技術和採取什麼方針團結他們。這一點劇的始終都交代得很明確。代表正確領導的薛志剛，貫徹了工人羣衆的偉大創造力必須和技術相結合的方針，接着他認識到團結技術人員是工人階級內部團結問題。在這種思想主導下，他認真的做到了使技術人員有職有權，他不僅支持採納了有建設性的趙炳然關於修造四號煉焦爐的建議，而且用說服的方法使反對這個建議的顧成林初步同意，然後進一步用事實的成果來矯正顧的保守思想。在這個過程中間，還表現了領導上真誠的關心技術人員的生活，戲中穿插的「暖氣來了」那一場，是很生動的。在這個問題上戲寫得很自然，沒有矯揉造作之感。另外一面也表現了技術人員在和我們長期合作中，在工人羣衆巨大的勞動積極性創造性面前，在領導上真誠熱情從政治到生活的關照中，加上技術人員自己的思想鬥爭，他們逐步

的得到自我改造，認真的與工人羣衆與行政領導一起爲人民建設事業而奮鬥，並反映了我們的技術知識界正在改變中。這個問題的正確反映對於我們某些企業有重大的教育意義。

(三)

在談到演出問題時，由於自己對戲劇藝術是外行，談不出什麼新鮮意見，只作爲一個普通觀衆，談一點感想。

總的說來這個劇的思想性與藝術性是一致的。主要演員均是稱職的，且其中有好些同志表現他們恰當的掌握了劇中人的思想個性，和他們對演出事物的熟悉，是下了功夫演得自然演得成功的。

但從整個劇的演出效果來衡量，似乎劇情的發展還有瑣細之處可以刪節，使其更緊湊更集中（聽說在最近演出中已略去了四幕第一場）。其次，從戲劇藝術的效能來說，這個戲有其高潮與低潮，但還感到不够那樣強烈與吸引人。這個戲主要是從領導方面來描寫建設事業的，但是羣衆場面是否還可適當增添以加強羣衆氣氛？另外這個戲以其主要力量放在積極人物的表現上，是正確的，但在人物的形象活動中，似乎主要的正面人物（如薛志剛）還不够十分突出。這些意見可能是外行人語或要求過高。聽說這個戲創作過程中，經過很多曲折費了很多心血，是值得鼓勵的。

目前我們的建設事業正遭受着美國侵略者的重大威脅，但是帝國主義者永遠不能消除人民爲自

已創造性的和平勞動，爲建設美好將來而鬭爭的強大決心，建設，終將是藝術一個永久的主題。但今天在新形勢下，我們的文藝戲劇工作者則需要肩起新的任務，大步走向前去，實際上，我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原載一九五〇、一一、二〇《東北日報》）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一、此劇演出的對象是幹部、技術人員及知識分子。

二、此劇經東北文工團在瀋陽演出後，徵求觀眾意見，又作了一次修改，但仍有許多缺點，希望讀者繼續提意見，我們擬再作修改。作為閱讀的劇本，四幕一場我們認為有保留的必要，演出時可刪去，或者將四幕兩場內容改寫成一場亦可。

三、此劇的寫成，我們衷心感謝領導上的大力指導，文藝界和工業界同志們的不斷幫助和鼓勵。最後，也要特別感謝東北文工團的全體同志，僅用了半個月的時間來突擊排演這個戲。

作者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

一個重要的有思想性的主題

看了『在新事物的面前』的演出以後

張 沛

(一)

『在新事物的面前』這個大型的四幕劇，反映了我們黨與東北人民，兩年以來在建設事業道路上所接觸到的重要問題，反映了我們實際鬥爭與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但是最本質的課題，這就是我們採取何種態度學會管理近代複雜的工業，並遵照黨的政策，穩步的但是不妥協的解決那些橫在我們面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使我們的事業不停的日新月異的走向前去。

因此，我們說『在新事物的面前』所選擇的主題，是一個重要的有思想性的主題。

我們的文藝——人民文藝，它時刻地把人民與國家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它選擇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事物，通過文藝特有的形象技能，經常的大量的表現積極、前進的人物與蓬勃的向上精神，對於那些消極的、落後的現象，在我們的作品中也給予恰當的打擊，目的在促進新事物更能順利的

王仁剛——外號王鐵人、煉鐵廠修建股長，五十歲。

顧成林——計劃處工程師，五十五歲。

趙炳然——計劃處工程師，三十三歲。

陳 華——趙的妻子，職員，二十六歲。

吳新華——技術員，二十五歲。

畫報社攝影記者。

原料組長。

小寶——薛的勤務員，十七歲。

小趙——高的勤務員，十六歲。

護士羣衆若干人。

煉鐵爐工若干人。

修建英雄若干人。

職員若干人。

時間背景：一九四九年、東北工業恢復第一年。

各幕時間地點：

在新事物的面前，強烈的向我們反映，提出工業建設在一定時期中某些具有重要性的問題，並按照政策恰當的解決它。自然它並沒有說明我們工業建設中過去和現在的全部問題，這是不可能這樣要求的。現在我們按照該劇全部劇情的發展，人物的構造來看一看這部戲中所反映的幾個主要思想。

首先是：我們必須學會管理工業與怎樣學會管理工業。

劇中的主人翁薛志剛，一個印刷工人出身久經鍛鍊具有優秀品質的共產黨員，當東北解放戰爭剛剛結束，南滿工業區正在初步恢復階段，他進入了一個規模龐大頭緒萬端的鋼鐵公司做經理。薛志剛是我們黨成千成萬這樣忠誠可靠的骨幹的代表，他們積極英勇、頑強和敵人作過長期鬥爭，但是他們不懂或者很少懂得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這個近代的巨物。然而薛志剛在生疏的新事物前面，沒有採取怯懦的想法，也沒有採取盲目的聽之任之的態度，他採取了唯一正確的態度：學習，頑強的學習。他在到工作崗位以前，就開始閱讀工業方面的書籍，工作以後，他深入現場，瞭解生產情況，熟悉生產過程，他依靠工人羣衆，同時他尊重技術與技術人員，並刻苦學習技術理論，早晚均請工程師來給自已上課。他善於抓住生產中的主要環節（如四號煉焦爐能否修復，關係着整個生產計劃的成敗），並毫不妥協的解決它。他與舊的落後的不信任羣衆的思想作嚴重鬥爭（如副經理高泉與工程師顧成林認為四號煉焦爐一定不能修復，煉鐵爐每次產鐵絕不會超過三百噸）。但他不操之過急，他團結積極的前進的力量，並親身參加到生產中去，自己試驗煉焦，用事實來打破消極思

序幕 去崗位以前

時間：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瀋陽解放一個多月。

地點：北滿，某醫院附設幹部療養所裏。

人物：

薛志剛

魏萍

林莉

甘益三

小寶

護士 若干人

佈景：顯然這不是一間普通的房間，好像是一間辦公室改成的。有寫字臺、書架、茶几、椅子……等放在適當的地方。

開幕：從窗上移動的人影可看出來，護士們在外面走廊上匆忙地走過。

少頃，勤務員小寶從左邊屋出來，手裏拿着幾本書，他遲疑了一下，怕被進來的護士看見。

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毛主席又說：『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現在我們正在實踐毛主席的遠大指示，『在新事物的面前』就是表現了我們已有的初步學習成果，這個戲的主題就抓住了我們當前建設工作幹部思想中的中心環節。

其次我想談到從這個劇的內容與演出中相當着重描寫的對新鮮事物的敏感與工作中的預見性，對我們每一個領導幹部的嚴重意義。

在我們工業建設的進程中，曾經有過這種情況，即把偽滿的生產效能標準，作為人民企業生產的最高標準，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偽滿標準』是建築在剝削、壓迫制度的社會基礎上，根本不可能出現人在勞動中創造性的活力。承認『偽滿標準』就等於說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工人羣衆與在反動派統治下比較沒有若何改變。這是一個思想鬭爭，這個鬭爭在實際工作中已獲得了基本解決。『在新事物的面前』同樣反映並以形象的特點集中表現了這個思想。

在我們工作中對新鮮事物失去感覺沒有預見性，是和不信任羣衆的創造力，與經驗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聯結在一起的。第三鋼鐵公司的副經理高泉也是一個經過長期鬭爭對黨忠誠的革命者，但在新事物面前表現停滯了，他不去鑽研發現生產中的實際問題，終日忙碌於公文函電中，但對於如

寶：嗯，沒有，首長剛起來。

林：剛起來，我不信。（走去敲左屋的門）薛志剛同志！休息一會吧！別看了。

（薛開門出來，手裏拿着報紙。）

薛：（和藹隨便地）護士長，我沒看書啊。

林：沒看？

薛：是啊，同志，這不是報紙嗎？（示報）

林：報紙？我看看！（拿過報紙發現裏面藏著的書）這是什麼？好啊！還打掩護！

薛：（笑了笑，就勢說。）好，不看了，還給人家去。（包書，拿大衣、帽子。）

林：回頭再還吧，我跟你談個問題。

薛：咱們回來談，（看錶）借給我書的這個同志，今天早晨就要走。

林：你寫個條子讓小寶送去得了。

寶：行，首長，我送去吧。

薛：不行，這本書我是讀完了，還有幾個問題不大懂，得讓他當面給我講一講，這事兒小寶替不了我吧，（指書）同志！這個同志剛從蘇聯學工業回來，跟他談一會都是好的，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呀！